

北史

傳六十三之七

30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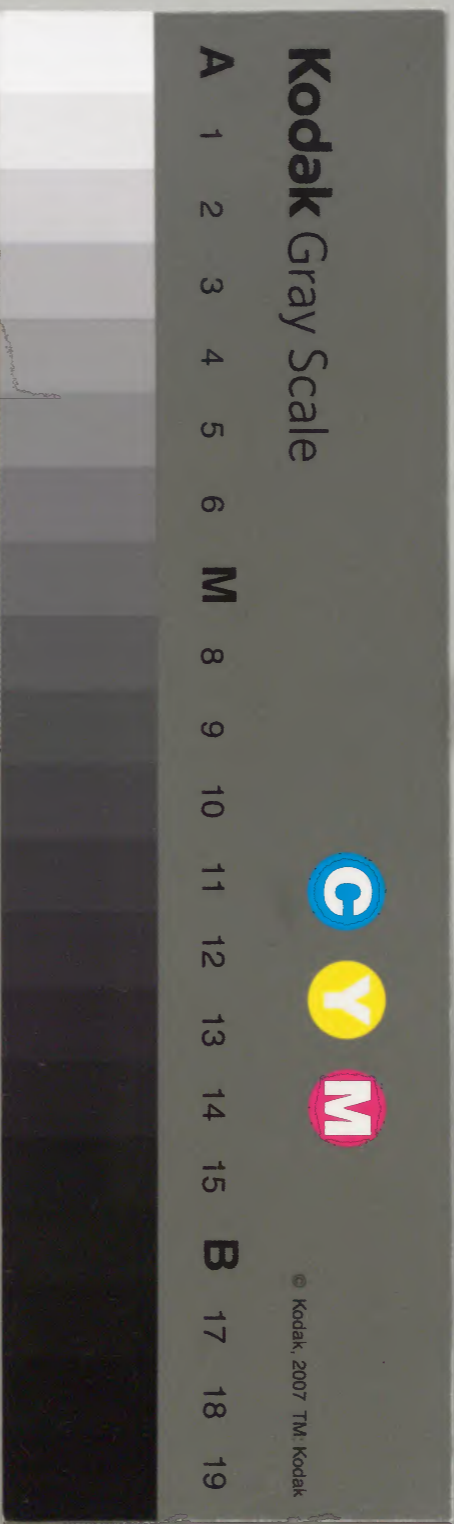
館書圖京東			
三	〇	一	別
の			正
冊	號	架	函
			類

漢書門			
三	〇	一	五
の			九
冊	號	架	函
			類

庫文閣内		
三	〇	一
の		
冊	號	架

内閣文庫	
番號漢	5959
冊數	30 (23)
函號	320 32

共三十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傳第六十三

北史七十五

淺草文庫

趙張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燾

任婁謙

李國通

郭榮

龐晃

陳成

李安

楊尚希

張張

蘇孝慈

元壽

趙斐字通賢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斐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斐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曾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為之陷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沈深有器局略涉書記周文帝引為相府參軍事從破洛陽

及班師斐請留撫納亡叛從之斐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獲其衆以功封平定縣男累轉中書侍郎周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柿歸斐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斐益脩守禦斐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明年吳明徹屢為寇患斐與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戶部中大夫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斐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

敵縱得不可以守諸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入舉
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鴉道伐陳
刻十九城而還以讎毀功不見錄累遷御正上大夫與
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
罪重遂踰獄走帝大怒購之甚急與密奏曰徵自以罪重
懼死遁逃若不北走西奴則南奔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
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災旱為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
徵賴而免與卒不言隋文帝為丞相加上開府再遷太宗
相及踐阼與授爾紘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拜相州
刺史朝廷以與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未幾以忤旨出

為陝州刺史轉與州刺史甚有威心與嘗有疾百姓奔馳
爭為祈禱其得人情如此與州而多姦詐與為銅斗鐵尺
置於肆百姓復之帝聞而嘉焉以天下以為常法嘗有
人盜與田二十畝與所執與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
俗異也遂論遣之令人載萬一由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
帝在洛陽與不與帝勞之卒于官一義臣嗣位至太子洗
馬後同為諫人錄

周文王二女天女西人也父周秦州刺史芬少有慧智
類法經人周文王為相府簿參軍宣靈託室累遷陳將儀
同三司官性溫濟所居之牆有月蓋績周武帝親德高操拜

內史一、八、六、事、小、御、王、明、且、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莫、不、
能、決、者、必、就、其、斷、莫、不、稱、善、後、為、司、會、及、甲、國、公、太、穆、
訓、皆、三、高、行、宦、文、封、准、安、懸、身、再、遷、東、京、小、宗、伯、鎮、洛、
陽、皆、之、守、為、丞、相、尉、邊、一、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券、宗、知、
之、密、白、帝、曰、是、深、元、親、也、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
初、遷、東、京、宮、拜、尚、書、一、僕、射、與、鄂、公、王、誼、脩、律、令、俄、兼、內、
史、今、甚、元、信、任、未、幾、一、老、病、出、為、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
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還、之、後、數、年、
上、表、乞、骸、骨、徵、還、亡、師、賜、以、三、驥、輶、車、几、杖、被、褥、歸、于、家、
皇、太、子、又、到、巾、被、後、數、年、卒、帝、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

子元公嗣位揚州 元公嘗司馬上遷任衛長由少子元楷與

元恪皆訓幹世事 元楷大業中為雁陽郡丞與盧江郡丞

徐仲宗得賜百姓之 在以言於帝仲宗是南郡丞元楷超

拜江都丞兼領江 元楷

三詔字二相自云 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諡原州刺

史父諡早 在周

以軍功 元楷

授晉州 元楷

百上 元楷

公賜 元楷

定改封曰... 使檢行兵城... 罷之帝聞而... 官為元帥府... 於七頭... 出藩遠能... 婢三百口... 後上謂曰自朕至此公... 望唯在於公勞... 州總管仍為長史... 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 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言甚悽愴使有司為立宅曰往者... 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日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 終始不易寵章未極合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 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言每披... 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龜等十州刺... 史魏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心便弓馬慷慨有公風... 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真將軍改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

史魏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心便弓馬慷慨有公風
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真將軍改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

士陰謀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長禮重之署
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
不守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沒高顯太原
王紹同志友善仕周為武首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
之以為中外記室東遷內史中大夫封昌國縣伯周宣帝
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與權詣朝堂陳帝入失言
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
日尚可但死其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
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

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
之以庸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為元軌巖不肯署
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
汝欲當為元軌耶巖曰臣非當執事恐濫誅失天下望帝
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隋文帝為丞相加開府戶部
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巖性嚴重明
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之廷事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
卿皆敬憚之時帝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三
諸子權任三宮以為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
鎮益州二王年並幼選貞良有重望為之寮佐與巖與三

詔為河北道行臺僕射帝謂曰公宰相六器公何輔我兒
亦如昔日參相齊之意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人稱焉蜀三
好奢嘗欲取僚口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
不奉教排悶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
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有得罪者謂曰平昌公與罪吾
何怨焉上其意加賞賜優洽卒于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
老莫不隕涕于公思之巖卒後蜀王為非法造渾天儀又
共妃出獵以強彈人多捕山獐充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
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歷給事郎
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且力
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識
仕周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
部及還奉詔脩定五禮書成奏之賜田二頃粟百石累遷
小吏部擢八人為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為知人轉內史都
上士武帝將謀出六河陽以伐齊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
公累世雖曰無道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去
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或小山平攻
之易拔用武之地也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
齊不用弼策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為別隊殺

攻拔晉州身被三塗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因從平齊以
功拜上儀同三司武威縣公宣帝嗣位為宗廟大正時突厥
寇并州帝命陳顛擊之敗謂監軍曰宣帝嘗言首者
祈連之而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下濕
其人馬三日方度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
也起不能用西取合黎人軍行邊虜已出塞其年改一從
梁士立改拔壽陽改封安樂縣公除澮州刺史轉南宮州
刺史司馬馬消難之奔陳顛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
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除黃州刺史轉南定州刺史開皇
初以兵刑功封平昌縣公入為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殿曰以兵事與曰信然僭擅而不自恭汝滿信受助賊
蘇秦折衝之兵斛律明月已斃譴之口上下離心若
六印亦道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跋儉
齊其觀魯帝氣發兵齊主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
朝成與身微兵馬首何向答曰僕拔王之始木聞與師設
西地有白帝之城東谷巴丘之戍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
情於謙遂留謙不遣帝既克并州召謙勞之乃執遵行謙
任今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
謙曰曰遵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行遵如
初帝乃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冢中准爵為侯位

百四十一

乙

開唐隋文帝作相授是州總管俄徵還京中與逆人三讓
同名因爾稱字文帝受碑以表恭為左武侯將軍俄拜天
將軍進爵為公後出為澤州刺史清約自勵其得人而以
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卒于家子傑嗣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少孤賤給使隋文帝家文帝為隋
公擢授參軍喜初帝少時每宴客恒令圓通監厨圓通性
嚴刻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宿客未
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撻之
數十叫聲徹於閣內僚更左右代其失色實去後帝知之
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喜之以為堪當大任帝作相賜

喜懷昌男授勳號進爵新女子委以心腹圓通多力勁捷
長於武用周氏謂三素憚帝伺便圖為不利賴圓通保護
獲免者數矣帝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
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帝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
進爵為伯暨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
尚書深被信任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揚素出信州道
以功進位大將軍改封萬安縣公揚州總管長史秦孝王
仁柔自喜心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為司農卿遷刑
部尚書後復為并州長史孝王以奪權罪圓通亦坐免尋
檢校刑部尚書喜亡書中以勳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

其部尚書帝立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還百
姓述訴其受賂帝怒於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病卒贈柱國
諡勇忠如故子老常大業末爲華陰令武德初以應義旗
功封善安三又有陳茂者河東猗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
謹爲州里所稱文帝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待遇與圓通等
每令典家事常稱旨後從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成帝
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挺馬鞭帝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
面詞氣不撓帝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帝爲丞相委以心膂
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轉益州總
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爲伯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個

有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
牛備身京都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
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伏誅政及老常從坐
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位
協律郎通事謁者兵曹丞務郎帝以其才甚重之字文化及
之亂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爲梁州總管遇賊見殺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仕魏爲同州司馬特武
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隋文帝有舊徽後位涪州刺史安
城縣公及帝受禪拜太僕卿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
與文帝交愛之周六冢室守之謹引爲親信護察榮謹愿擢

為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冠屢獲護令榮於汾州觀城勢時
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
州鎮間更築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
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者
先於上流縱大筏擊浮橋護令榮收傷水者引取其筏以
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為寇亂使綏集之榮於上即
延安築周昌私信廣安招遠周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
由是不能為寇周武親撫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平齊以
功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隋文帝親狎帝嘗與
夜坐於下謂榮曰吾仰觀二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

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周宣崩文帝撫百揆召榮撫其背
笑曰吾言驗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藩部
大夫文帝受禪引為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
公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
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討平之煬帝即位入為武侯驃
騎大將軍以嚴正聞後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
陵諸郡人莫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
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左光祿大夫
明年帝復遼東榮以為中國疲弊萬葉不宜憂動乃言於
帝請止行帝不納復從軍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

釋甲冑帝知之大悅每勞勉之帝後以榮年老欲出為郡
榮陳請不願哀之拜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
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揚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
原明年從帝至柳城卒於懷遠鎮帝為廢朝贈兵部尚書
謚曰恭子福善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蚪后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
子補都督周文帝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
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領襄
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沒於
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儁賈絹八百匹贖焉

乃得歸拜上儀同復事衛王時隋文帝出為隨州刺史路
經襄陽衛王令晃詣文帝晃知帝非常人深自結納及帝
去官歸京師晃迎見於襄邑帝甚歡與晃同飯晃因曰公
相貌非常名在圖錄九五之日幸願不忘帝笑曰何妄言
也頃之有一雀鳴於庭帝令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
貴之日將以為驗文帝禪與晃言及之晃再拜曰陛下
君臨萬代猶憶曩時之言上笑曰公此言何得忘也尋加
上開府兼右衛將軍進爵為公開皇三弘之擊突厥晃性
剛悍時煬平三雉當途用事勢傾朝廷是夜悔之嘗於
軍中對晃姓不迭進其術之長也高穎有隙二人屢譖晃

臣是為一餘年官不得進出為懷州刺史遷原州知管
五於言帝為發朝盛曰數子長壽頗知名位驃騎將軍
李守之三位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尚為相燕伯三州刺
史襲公安公安公安容善騎射天和十襲爵襲武公授儀
同小司正上士隋文帝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
拜安京師為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同趙
王蘇宮帝誘安為內應哲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
義安忍與義何自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晉乎遂陰白
之及楚王等欲謀將加官賞安頓首曰豈可將叔父之命
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越不自勝帝為之改容曰我為

汝持有璋乃命官司罪止璋身帝亦為文隱其事

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哲上儀同黃臺縣男文帝即
位歷內中侍郎尚書左丞並謂侍郎平陳之後為楊素同
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軍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
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無備
夜襲之賊可破也安率突步鋒大破陳師詔書勞勩進位
上大將軍鄂州刺史並鄂州刺史宋為大職帝直遣其意
除領左右將軍遷右領軍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備
身將軍元第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正突厥犯塞以安為
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濟河並戰破之

仁壽元年二月安為寧州刺史哲為衛州刺史安子瓊哲子
 瓊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其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親顧
 如是帝嘗言及作相時重臣數安兄弟城親三國乃下詔
 曰先二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重事君之道用能弘
 獎大節體此至公行者朕登庸惟始三業初基寧州刺史
 趙郡公李安三叔遺遺潘夜包藏不逞安與弟哲深知
 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
 已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勉有
 地朕常為思審遂致遠年今更詳案聖典求諸往事父子
 天性忠孝猶不並之况復恩經恩經情禮本有差殊
 奉國深正得理宜錄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為柱
 國賜練各五十匹馬百匹千口以折口為備身將軍進封
 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之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
 悲愧交懷因歔歔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
 卒諡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知名哲湯帝時工部尚書
 後坐事除名配防南岳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實南直浙三州
 刺史尚希齠齒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葬長安范陽盧壽
 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服周文帝嘗
 親臨經會尚希時年十八令講經經詞旨可觀文帝奇之

賜延普六如氏權為國子博士三歲合人上上明武世歷
太皇極士太子宮尹計詔中六二賜爵高都侯東京司憲
中大夫無射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宣帝與相州總管尉
遲迥發難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
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遁及明迥方覺今數十
騎追不及遂歸京師隋文帝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肯迥而
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尚希領宗室兵三千人鎮
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文帝受禪拜度之尚書進爵為公
尋餘出為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
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以為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

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一郡分領具寮以眾資費日
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材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
可充所謂人心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關併下為大國
家則不虧粟帛選用則易得賢才帝覽而嘉之遂罷天下
諸郡後歷位瀛州刺史兵部禮部二尚書授上儀同尚希
性懷直素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上時每旦
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以為陛下宜舉大綱責成宰相繁
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上歡然曰公愛我者尚希有疾
謂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臥臨之於是拜蒲州刺
史仍領本州宗團縣縣治在州甚有意政復引漢水之

隄防照舊田數千頃人賴其利卒官諡曰卒子吳嗣後封
丹水縣公位定都丞

張昺字一鴻河間鄆人也父羨少好學之所通涉仕魏為
鎮西將軍從武帝入關黑遷銀青光祿大夫周文引為從
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織大夫雍州中從事應州刺史
儀同三司賜爵廣鄉縣公復入為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
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其為當時所重後以
年老致仕隋文帝愛禪歛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敕令
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冥語久之賜以几
曾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卒贈滄州

刺史諡曰定所撰老子莊子義名道言五十二篇昺好學
有少風仕魏位員外侍郎周文引為外兵曹明武世位冢
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為伯隋文帝
為丞相昺深自推結帝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
為尚書右丞進爵為侯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
憂去職柴豐晉立未暮授儀同三司龍首以真鄉縣公歷太
府卿三朝尚書晉王廣為揚州總管授昺三馬加銀青光
祿大夫昺性純厚有識度喜有當時譽後拜冀州刺史晉
王廣頗表請之復為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為皇
太子復為冀州刺史位上開府吏人悅服稱為良二千石

女官子慧寶帝曰王錄郡丞開皇中有劉仁恩者政績為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計功居多授上大將軍其有當時譽焉郭均上書馮出暮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為兵部尚書此三人俱顯名於世然事行闕落中實能知

蘇老慈扶風人也父武周齊州刺史老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仕周位至工部中大夫封臨水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徵天下匠織微之巧無不畢集老慈撓其事出以為能歷位兵部尚書待遇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官官之望多令大

二道其職拜老慈大

尚書如故及於陝州

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

深乍淺乃決渭水為渠

屬河令老慈督其役渠成

之及頽太子左衛率仍

工部戶部二尚書稱為

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

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

省府寺咸置解錢收息取

給孝慈以為官與百姓

非興化之道表請公卿已下

給職田各有差上並納

可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為

齊州刺史太子以老慈去

於言也遷洪州總管俱有惠

政後桂林山越相聚為亂

即老慈為行軍總管擊平之卒

官子會昌老慈兄順周

加刺史子沙羅字子粹仕周以

破尉遲迴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遼寧縣公開皇中歷位
資邱二州刺史檢校利州總管從史萬歲擊西蠻進位大
將軍尋檢校益州總管正史及蜀王秀廢沙羅坐除名卒
于家子康嗣

元言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寶周
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年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
咸異之孝母以孝聞及父方直頗涉文史周武成初封隆
城縣侯保定四年封儀同三司隋開皇初議
伐陳以壽有思理使於
尚書左丞文帝嘗出苑
射文武並從開府蕭摩訶事也

上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幼
之曰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
蕭摩訶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率朝行預
觀盛禮奏無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女遇患
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各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位儼
為重資深矣一道烏鳥弗勸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一言
纏發七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徵之等親所聞見
言不彈糾若知非不舉情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理誠
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書侍御史臣劉行本等
體何所託恐臣謬膺朝寄亦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

嘉然之後授太常少卿出為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為
 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為
 行軍元帥壽為言以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六
 四年拜內史今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眾出金山東南連
 營三百餘里以圍渾王還待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副
 衛將軍從征遼東在道卒帝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
 祿大夫諡曰景之敏頗有七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帝追思
 之擢敏守內史舍人交通博徒數出省口語化及之反敏
 劾其謀偽授內史侍郎為沈光所殺

補曰二趙明習故事當出或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續故知

人之八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相踰晉蜀二主帝之
 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法王韶元歲任當彼相並見嚴憚
 莫敢為非嘗謂之風有足稱矣宇文弼寓量宏遠聲望彼
 歸斯言不密以致傾殖惜矣伊婁謙志識弘深不念舊惡
 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李圓通郭榮龐晃等或陳力
 經綸之際或自結龍潛之始其所以高位厚秩隆恩殊寵
 豈徒然哉李玄雖則滅親而於義亦已疎矣楊尚希譽望
 隆重張嬰蘇孝慈咸稱貞幹並擢自開皇之初蓋當時之
 選也元壽之彈行本有意存大名敦然其計功稱代蓋不
 足云端揆之贈則為優矣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卷之七十五

傳第六十四

卷之七十六

段文振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暉

周法尚

劉權

衛玄

李景

薛世雄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濟州刺史父威周澧河甘
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明達世務初為周
冢宰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器用幹用權授中外府兵曹
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
崔善高為內應文振杖樂與崔仲方等數千人先登城文
振隨善高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反
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勳
將拜柱國以譱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進平
鄴都又賜綺羅二千段後從滕王道襲稽胡破之又以天
官都士從韋孝寬經略淮西而尉遲回作亂時文振

其母妻子俱在鄴城迎遣之誘之文振不顧隋文帝引
丞相掾司馬消難之奔陳文帝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
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雷長史從遷吳震討平叛繼
加上開府遷鴻臚卿兼王奕北征突厥以文振為長史坐
勳簿不實免官後為五河二州刺史其有威惠遷蘭州總
管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遂北至
屠延塞開皇六年大帥陳馬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
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
憂去職後拜雲州總管遷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
軍總管破達頭可汗於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

振北征世積遺以馳馬比還世積以罪誅之振坐與交關
功遂不錄後平越嵩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
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為賊所襲遂大敗
文振復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
益州謂蜀三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
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
文振上表自申帝慰諭之授大將軍拜靈州總管煬帝即
征徵為兵部尚書待遇其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
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台圍渾主於覆
衣川以功獲位右光祿大夫立少率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
事文振見文帝時密納突厥啓人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
賜重禮及大業初因澤彌厚下恐為國患乃上表請以時喻
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
世之長策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
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
衛大將軍出南蘇道立軍次筆上表以為遼小醜未服嚴
刑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肯叛詭伏多端
勿得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
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寇如不時定
脫焉秋霖深為艱弊兵無心又靖強敵在前蘇軻出後遲疑

不決非上策也卒以師中省表悲歎父之贈光祿大夫尚
書吳僕射北平公謚曰忠長子詮位武牙郎將次子綸少
以使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為武貴郎將性甚剛嚴帝
令督被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
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歆十八世孫也
曾祖成魏新野縣侯終歸梁徙居廣陵國家為位終六合
令祖疑步兵校尉秦郡太守長寧縣侯父法欽仕陳終於
海陵令護兒未識而孤養於母吳氏吳氏提攜鞠養甚
有慈訓幼而卓犖初讀史金擊鼓其鏗踊躍用兵志氣

節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賊
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
及長雄略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為章句學知侯景
之亂護兒世父為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為護兒
言之武子亦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德怨因共婚
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懼不敢動
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鄉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
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場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
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所賀若弼等鎮廣陵於深州禮重
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以功授儀同三司平陳

卷之六十一
四

之後護兒有功焉進位一開府賞物二千段十一年高智
蕙據江南反以子撫管兵隨揚素討之賊據浙江平公
營周三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謀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兵入
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八日嚴陣以待之勿
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
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為然護兒乃以輕騎數
百且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
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
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食邑百二十戶賜
物二千段奴婢百人護兒招初附威惠兼舉上國書

前後相屬時有

漢道阻兵為護兒又討平之

遷建州總管又與

山公李寶討平賊逆黨汪進進

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其功使畫工圖其像以進十八
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刀駿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
為千牛備身使護兒還職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
類見勞勩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感德不具能出境
詣朝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曰明曰臣曰臣少亦康卿為
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為良二千石可謂兼三公矣除石碣
衛大將軍尋遷左又改上柱國為大元祿六年徙石碣衛大
將軍進封榮國公因禮隆密朝臣無不公業六十車駕空

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
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並
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為平壤道
行軍總管兼檢校東萊郡太守密樓船指滄海入白浪水
去平壤六十里高麗王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
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奉謂其
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飽食高元弟建
一說勇絕倫密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與高元弟將質青奴
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
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郭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

子取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以功賜物五千
段以第五子弘為杜城府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公賜其
子整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揚玄感反進攻洛陽
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述法尚等咸以無救
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
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當
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
馳驛奏聞帝見弘等其悅曰汝父擅定國難乃誠臣也授
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書於護兒曰公
旋師之時是朕救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果此元惡

期在不遠勒名六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
玄感於關中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黃金
金千兩奴婢百人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十一
年又率師渡海破高麗齊軍等二城高麗舉國來獻護兒
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
下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眾軍謂曰二度出兵
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
眾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捷而歸
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差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以為不
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關外事人專決爭正得高元還

而獲謹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
詔書必當奏聞諸君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詔及帝於鴈
門為突厥所圍將遣精騎潰圍而出護兒及樊子等
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古皇家受命將
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
無知易為怨忘在外重盜往往聚結直駕遊幸深恐非宜
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羣醜上稟聖業
指日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
敢專為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進食後奴解方被
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尋代宇文

述為三朝衛大將軍及守文化及禮遠深忌之是日日將
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執兒曰
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
恨泉壤知復何言乃遇害護兒首然諾致六劫廉於財利
不事產業云於行軍用兵特多謀算每置兵法曰此亦豈
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于十二人
楷通議大夫弘金紫光祿大夫整左光祿大夫整尤驍勇
撫御討擊君盜所向皆捷詔賦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
下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十萬眾口怕榮公第一郎至
是始遇禍子姪死者十人唯少子恒齊二人免

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河越州刺史父儒侯景
之亂奔齊位仁州刺史子蓋仕齊位東海北陳二郡太守
首奔散騎常侍封高陽侯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鄆州
刺史隋文帝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樞密守平陽之役
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歷高祖二州刺史轉權
州總管許以便口公事十八年入朝去補南地圖賜以良
馬雜物加統四州公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彥之餞於灞
上湯帝即位轉京州刺史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
以言以聞大業三年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
巡將入吐谷渾蓋以彼多瘴氣獻書不許以御靈寶蓋及

齊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謂曰臣安敢清止是
小心不敢納賄且於其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
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安以西方則
萬人之敵百識此心六年帝遊身龍川宮又云欲幸河西
子蓋何望帝與願巡郡增帝知之下一詔慰勉之是歲朝於
二都言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
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
之還除口部尚書時契羅可汗之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
接後武威太守推接二蕃遼東之役攝左武衛將軍出長
安道後以宿衛不行加左光祿大夫其年帝還東都使子

蓋遂郡留守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揚
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督務裴弘策逆擊之及為所敗
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然酒揚注小不恭子蓋以斬之注
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寶莫不戰慄將吏無敢
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治設備禦至城推破會來護
等救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又檢校河南內
史車駕幸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出蓋言恐恂加光
祿大夫封建安侯賜文樂五十人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
都示以皇威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慎守之甲子
百人而後出也勇夫重關之義無賴不軌者何計與之足

言元行無等...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
代一二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良宿德有
方福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駕還京都帝謂
子蓋曰之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於三進爵宜有
令護是日遂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
國也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
酒曰良算嘉謀侯公後勳即以此盃賜公用為永年之瑞
十一年從駕至鴈門為突厥所圍帝欲選精騎潰圍出子
蓋及來護諫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眾望聖躬親
出慰撫厚為勳格人心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後援兵至

虜乃去納言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
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
都時薛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
進討時人物殺阜子蓋言惡無所分別汾水北村塢盡焚
之百姓大駭相率為盜亡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蔽萬
眾經年不能破賊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
東京上悲傷者久之顧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
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恥帝聞之歎息令百官就弔
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京會葬萬餘人武威人吏聞其死
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

柱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
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周羅喉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高仕梁至南康內史
臨蒸縣侯羅暎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
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孝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
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暎終不改仕陳為句容令後從大都
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
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暎躍馬突進莫不披
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
粟士彥戰於彭越摩訶臨陣憤馬躍暎進救之於重圍

內勇冠三軍明一之敗羅喉至衆而歸後以軍功賜右軍
將軍封始安縣伯授檢校揚州中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
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為晉陵
守進暎為侯後除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
史徵詔庭汶不關吏手人懷甘惠立碑頌德至德中除持
節都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與密奏羅暎其得人
心據來道表音在難測陳主惑焉盡擢暎官廣達等保明
之外意知者或勸其反羅暎拒絕之還除太子左衛率信
人愈重時安宣帝問三日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
為後也部官尚書孔範曰周羅喉執筆刺詩還如上馬入

陳下在人後目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睺都督巴疎緣
江諸軍以拒秦王俊及陳王叔高上江猶不下晉王廣
遣使三千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
乃降文帝慰喻之許以官貴羅睺垂泣對曰本朝淪亡臣
無節可統陛下所賜獲全為之干富貴榮祿非臣所望帝甚
器之智若吳請曰聞公郢漢和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
涉果如所量羅睺答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
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翽歸
降使為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睺上韓禽於殿堂戲之曰
不知幾變位在羊翽下羅睺答曰昔在江南父承令問請

公天下節士今日言殊匪人臣之論禽有媿色歷顯涇二
州刺史竝有能名隋高祖十八年徙遼東徵為水軍總管自
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漂沒無功而旋十九年突
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致討羅睺先登大破之進大將
軍仁壽元年入為東宮右虞候丞賜爵義安郡公轉右衛
率領帝即位授右武侯大將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
大將軍及陳主元羅睺請一臨與帝許之哀經送之至墓葬
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
據絳晉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等絳口三州諸軍事進兵圍
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

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示平邪
尋即除殄無為憲恨是時風靜焉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
七月子仲隱夢羅帳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三箭刀劍
無不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往國右翊
衛大將軍諡曰壯子仲安位上開府

唐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
父是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
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為散騎常侍領
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既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為定

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

帝執禁法尚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

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殺所以辭燕良不獲已也法尚遂

歸周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匹女妓六

人絲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

曲督韓朗詐為其已奔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比

若得軍來必無鬪者猛引師急進法尚設奇兵大敗之猛僅

以身免隋文帝為丞相司馬潘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

攻蜀之外無救援法尚棄城走潘難虜其母弟及家衆三

百人歸陳及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瑪叛蠻後從桂

國三討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改封譙郡公後上幸洛陽

召之賜金鈿酒鐘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
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
者欲公卿知朕之寵公也轉黃州都督管領經略江南及伐
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兼秦州刺史遷永州都督
安集嶺南仍領黃州兵二千五百人為帳內前後賞賜甚
厚轉桂州都督仍領兩道安撫大後後數年入朝以本官
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任反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
之法尚發嶺南兵出積德領此軍俱會於州世積所部多
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捕得其弟光略光慶
遂斬光任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

高州烏蠻反詔法尚備道討擊破之軍還檢校潞州事煬
帝嗣位轉雲州刺史遷定襄太守進金紫光祿大夫時帝
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公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
旌旗千里今御營外請分為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
去三十里旌幟相望鈺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法尚
曰兵三千里動聞山谷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
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悞曰卿以為如何法
尚曰請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
有變當頭分示軍為壁壘重鉤陳此與據城何異臣謂
軍固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將軍明年擊安夷向

思多反殺將軍鹿 心圖太守蕭造法尚監將軍李喜分路
討之法尚破思多 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別出松州道
逐捕亡散至千 青海太守煥煌太守遷會盛太守遼東之
從以舟師指朝鮮道會俱玄感反與宇文述來護等破之
以功進授右光祿大夫時齊郡人王溥孟讓等為盜保長
白山法尚頗擊破之明王復臨滄海在軍過疾平贈武衛
大將軍蓋曰信有之 人無範最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武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御史中丞左
武衛大將軍玄少 武帝在藩封為記六遷給事
上士襲爵顯赫 武帝親視 雙拜益州刺史賜以

領京兆尹稱為強濟 文帝在相檢校熊州事及受禪遷
淮州摠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
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後為衛 仁壽初山僚作逆
以玄為賓州刺史以鎮 之玄既到官時孫攻圍太守鎮
玄單騎造其營謂羣僚曰我是刺史衛天子詔安養汝等
汝等勿驚 敢動 是說以利害渠師感悅解兵歸
附者早以 萬二 說請 二千二除遂 摠管仍令
劍南安撫 反 勇 數可里不
絕及與之決血揮海 士 遷工 後拜魏郡太守尚

書如故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軍轉刑部尚書遷東之役檢校右候衛大將軍帥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尹出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敕代土侍以師傳禮會揚威感圍東都至辛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孫傷素家焚其骸骨夷其坐以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曰恐峭峭曰兵請於陝昭公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山曰公曰此計非所宜也乃鼓行而進既度函谷關山一曰星乃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

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靈長宜令醢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空使老臣先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甚驚疑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等後兵至玄感西遁玄遣使追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龔王前鋒追之及于閭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進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一帥帝謂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守也令持鎗于兵以充侍從與樊子蓋俱賜以玉麟符以代銅

默十一年詔玄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飢饉玄言不能
救恤而官方壞亂皆賄公行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遣
內史舍人封德彝諭之曰京師國本宗廟園陵所在藉
公卧以鎮之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
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玄子孝則位通事舍人兵部
承務郎卒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軌齊西維州刺史權少有俠氣
重然諾藏一匿死安不敢過門後屈折節好學動循法度
仕齊位行臺郎中永元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開皇中
以車騎將軍領鄉曲兵從晉王廣下陳進授照府儀同三司

宋國公賀若弼其禮之十一平拜蘇州刺史賜爵侯城
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寬信其得人和煬帝嗣位拜衛
尉進一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寺卿五年從征吐谷渾權出伊
吾道一賊至青海乘勝至伏以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
置河源一積石頭大開一田留鎮西境在邊五年諸羌懷
附百賦歲入吐谷一餉燼遠遁道路無雍徵拜司農卿加
金紫光祿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都陽會君等起不得
進詔權召募討之權率士遇賊不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
以利害君等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
異政數歲遇盜賊君等起君于家願推權爲首權音固守以

拒之二世徹又密遣人賈書詔權稱四方擾亂諷令舉兵
 權召集佐客對斬其使竟無異固守之以死卒官世徹個
 儻不羈頗為時人所許大業末末為羅立起世徹所至虜
 見其多拘禁之後竟為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叔列
 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位應馬楊部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李卓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
 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鬚勇善射平歲月之役頗有功授
 儀同三司後以平尉遲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隋開
 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開府及高
 智慧等反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系擊之還授鄆州刺史十七

遼東之役為馬軍總管及還配漢王文帝奇其壯武
 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中萬歲擊突厥
 於太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一明公楊紀送義城公
 至於突厥至相安適突厥來寇時以州總管韓洪為虜虜
 敗皇率所領數百人戰三日殺虜萬餘眾改授韓州刺史
 以事王故不之言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運主諒作亂景
 發兵拒之諒頻遣利高喬鐘拔等攻之景逐之卒殊死戰
 屢挫賊鋒司馬馮士慈司法參軍口二三三號勇善戰儀司
 三司侯吳陳人多謀善畫二拒守之術景推誠此三無所
 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總管楊表臣授

兵至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甚苦生花如蓮元有龍見時變為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且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景等欲徵進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為時所許帝其信之又擊破叛蠻向思及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入也賜坐齊王暕一三隴川官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色為人奏帝大怒令擗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思字文才等以參軍舉明政高

景武列城破之賜爵苑立侯八年二月

年復出

東及旋使景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淮滑國公楊玄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撫其禍涉帝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查人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十一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此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駘于時盜賊蜂起景遂召募以構不虞武貴即將羅藝與景有隙詎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關天關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為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一三二即腫死者十六七景無循之一無難叛遼東官皆多一二所粟常山積景無所私焉乃帝崩於江都皇西太守歡高

之遂歸柳城將還幽州遇賊見害劫其舟載其感三意爾
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世謨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富貴敗三父回

道弘仕周位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

雄兒童時與君輩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勢不

從今者輒擡之諸兒畏憚莫不齋敬其父見而奇之謂人

曰此兒當與吾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

山州刺史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為右監門郎

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

是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謂羣臣曰欲舉世雄者皆稱善於

超紅石胡將軍歲餘為王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

人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人背約兵不至世雄孤

軍度磧伊吾懼請降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

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位正議大夫遼

東之役為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

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驍師為方

陣選勁騎二百縱擊之而還所

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高骨城會楊

玄感反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無郡太

守

守鎮懷遠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六御示衛大將軍仍領涿郡
留守不幾空密通東都詔世雄
留營於城南實建德案稱銳數
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志發病歸涿郡卒子萬述萬
淑萬鈞萬徹萬備竝以驍武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以幹
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為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來護
幼懷惆儻猛擊抑揚晚致勤王驅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勦
敵如拾遺閩鄉討亂剪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六國
道尚難難忠至不渝昔矣子蓋雅有幹司質性方嚴且義
稱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
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類亦宣方西京守政
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姓名早著時
逢擾攘任等尉他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竝
以驍武之用當于有事之秋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逢遭
蹟良有命乎

列傳第六十四

北史七十六

北史卷六十四

三十一

心願如婦姑禮

外四夷亦以其書為文長

東漢書之說善想入田夜西

一編發指編於金注呂博亦

十五

北史七十七

蔡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蔡毗

陸知命

梁毗

柳或

趙綽

書院

二五八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邃父之禮並南史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為當世所稱仕梁以軍功封為夷陵侯給事黃門侍郎及魏軍圍荊州政在外見獲肅嘗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為爾君子爾何煩殉身於七公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膏領矣鎖之送至城下侯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開使被禽嘗曰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誓怒命趣行戮蔡大世孫曰此人之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因得釋會江

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周文聞其忠授自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華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鐘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隋開皇元年為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脩定律令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

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毅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
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
張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及奏
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直承劉榮不造帳太子即以
詰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以阿附榮者先言
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事
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
重縱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
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污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
愷引在衛率崔籍等證清款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敢

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
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與數人侍太子為
奇服異器進奉後宮以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
不納政謂定與曰公所為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
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與怒
以告太子太子益踈政由是出為襄州牧管妻子不之官
所受秩奉散給寮吏人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
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殿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
徙者甚衆台境惶懼令行禁止稱為神明爾後不脩園囿
殆無諱訟卒於官著承聖寶錄一卷及太子廢文帝追憶

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所不令至此子南
金位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博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
口辯每接對陳休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文帝有

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帝為丞相親待訪以得失時兵
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帝納之及受禪歷

比部考功丁曾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時務遷書
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

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
一綬諤見禮教彰獎公卿薨亡其後立文侍婢子孫輒嫁

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焉

稱為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之沒日月未久
無私引其效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

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遠褻衰絰強博
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極致傷心

平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言
若弟兄及其亡沒查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

娣以得為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
於官既不正私何能替務且臨九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

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時之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上言

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
 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人之本詩書禮
 易為道義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
 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鑄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動證理
 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
 文詞忽君人之道好彫蟲之小藝卒之從上有同影響
 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書賦賢愚唯務
 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遂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
 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几唯是風雲之狀世俗
 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風出愈篤
 於是閭里童叟皆慕其流未窺六甲先制衣五言至如義皇

帝為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
 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
 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
 抑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父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
 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
 得云預措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
 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劾之文表並盡行所司
 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
 摻先王之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

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寧必與議文不
苟合則擯洛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
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與牛送天朝蓋由縣
令刺吏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
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知
此者具狀送臺請以公堂日者好自矜伐復上奏具陳其
弊請加罪黜以懲風化上以謂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
靡然向風深革其故謂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
是無剛害之輿而潛有匡止之志邛公蘇威以臨道店舍
乃求利之徒事業江口維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

蘇威舊者在所州縣錄附

籍仍撤毀舊店並分遠道阻

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謂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
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
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
事非宜遂專決之竊今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
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其有惠
政人夷悅服卒官四子世子大方龍襲爵最有一器公業初
判內史舍人次大體大鈞竝位尚書郎

鮑宏字潛身東海縣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書侍
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有年十二能屬文嘗和

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平歸于周明帝其禮之引為離趾殿學士更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逐出兵度江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策宏以為先皇往日山師洛陽板有其備每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路直播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賜爵平遥縣伯加儀同隋文帝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達奚慧所執逼送成都言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文帝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進爵為公歷荊郢二州刺史

項羽漢高賜其姓劉氏奏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立子家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跡屬賜姓二篇有集一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仕齊歷蘭陵太守原二郡太守齊滅周武帝以為許州司馬隋文帝受禪曰宏知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素與兄子長茂爭嫡高言曰臣不願斷朝臣二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

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
判數編詞理愜當言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馮
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痘又壘嫁之不售嘗樵於野為人
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由省構判
曰母不能言實實理絕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
氏所居或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
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
左轉蓋屋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
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為吏部者多
以不稱去職唯構最有能名則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
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慮深方雅特為吏部尚書
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在將有所擢用都造
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專稱構有清譽
所為文章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
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
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明金剛皇中昌黎言盧實
為善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之所糾正河內
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為刑部並執法平允京
兆尉煬為戶部郎屢進謹言南陽韓則為延州甚有惠此
等事行遺囑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策毗字子謀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
有骨量涉獵羣言仕周位內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內
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
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
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
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
法素之望也時日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
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蓄牧焉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
敢違毗獨過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資絹百匹轉蒲州司馬
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

隋中長史渤海高素明謂毗曰河東國之東門若失之則
為難不細城中雖復凶凶非悉反也但收策點者十餘人
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至我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
西門為渤海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書侍御史帝謂曰
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
正色為百寮所懼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
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虎直兼有學業任周為載師
下大夫儀同三司及立上齊之始留鎮鄭城因著齊紀三十
卷建緒與文帝有舊云為丞相即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
之官時帝陰有禳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

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曰非僕
所聞帝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
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揚塵一矣曰朕雖不解書
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兼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表陳散騎常侍知命性
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陳為太學博士南嶽正及
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
其二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
復用其弟洛為沂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
廷許之時見天下統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以宣

示皇風使彼君臣面歸
關下書奏天子與之歲餘授首
鎮將人或言其正直且
自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
書得御史侃然正色至
四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以二事免歲
餘復職時齊王暕頗昏
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勅之陳竟得
罪百寮皆畏慄遼東之
以爲東旆追受降使者
文於師贈御

史六六

梁毗字善和安定烏山
人也坦志魏運豫洛二
州刺史郤
陽縣公入周洽充二
州刺史毗性剛嘗有
事涉仕局
累遷布憲下大天宣政
甲封易陽縣一遠云藏
大夫隋文
帝受禪進爵為侯開皇
五初以親三書是
御之名為稱職

轉入雲公遷雍州督務毗出憲司復還京三直道而行
無所回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平刺史又封邯鄲
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憲言西平谷服金冠以益多者為
豪雋由是遷相陵辱再尋二十文選增略無寧一歲賦忠之後
因諸官長相率以金重項之於一安置金空側室之慟哭謂曰
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
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憲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
而喜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
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懼恐為
急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初越國公素去李遇創重權勢

曰謹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曰天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
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寔必為禍始天姦臣擅命有
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於漢祀
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
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
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
震悚唯素獨居舊第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
發言嘗嘗有誠是之節素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因寵
漸長但素任奇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有敢
與相是非辭氣不獲者便為所抑或及尚書左丞李綱而

已後上不復哀愛於素蓋由察賦之言湯帝即位遷刑部
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
毗曰聖因行旨遂令張無代為大夫賦憂憤立帝令吏部
尚書牛弘用之子敬真位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
夫魚俱羅罪令敬真案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
有疾見俱羅為祟而死

柳暄字幼文河東解人少世居襄陽父仲禮南史有傳仲
禮梁敗見囚二周復家東或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象
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又而出為寧州總管掾武帝
親德萬機或詔關求試而異之以為司武中士轉鄭令平

官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層城破邑出自聖親斬將奪
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攘甲征扞勦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
為重責重成卒非專己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於是留守
並加品級借文符受禪歷尚書右僕射二侍部時制二
器已一門皆列戟左僕射高顯子弘德封德國公由牒請
或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君父之義樂已列明以尊有
辱且之義子石遵父之禮豈容外門無諒方知人死事竟
不行類聞而歎伏後還書侍御史當朝正色一為司察敬
憚之言加嘉祥自謂曰大夫大當立名於世無不容而巳賜

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之任武將類不稱職焉上表曰伏
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千丁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
鳴漏盡前在趙州聞於職務政由羣小詭譎公行百姓吁
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
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千丁弓馬並用是其所
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德老尚生自可厚賜金帛若
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取不竭誠上言吾之千丁竟
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已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
從父妹成効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感嫵爾之親曰自此首
喪命彼偷翟往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

二道死士文恭員務神州右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

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音聲得罪隋承喪亂
之後風俗頹壞或多所矯正上直書茹之又見上勤於聽受
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
以舜任五臣古凡次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
下以久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
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不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
微之物一己之內酬答百司不乃日旰忘食分夜不寢動
以文薄憂勞垂窮伏願思臣云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
以其家以教有司與之築宅曰曰抑或正直之上國之龜

實也其可足重如此古僕射楊老亦苗塗顯貴百官皆懼無敢
忤者嘗以少議致送南臺素亦侍貴坐或林或柳外來見素
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教推公罪素遂下或素案坐
立素於庭前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為一所信任
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
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
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喧鼓聒
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伎詭狀異形
外內共觀曾不相避錫質破產競此一時室并空無問
昔賤日乃女混雜縹緲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
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願天下並即林林斷詔可其奏是歲
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賦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
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
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巡省太原
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
政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
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配戍
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
馳召或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入城度又不得免遂詐中惡
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又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

候事變亦雖不反心實同隨坐徙敦煌素平乃自由理有
詔徵還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烈周初為天官府史以

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為內史中士

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隋文帝為丞相知其清正

引為錄事參軍遷掌朝大夫從行軍接管是云暉擊叛蠻

以功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丞也法平允考績連最歷

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上色侃然漸見禮重上

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

失乎上忻然納之因曰君更有聞見直數言之遷大理

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居於坐

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逼耳

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赦之因命

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

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宣嘗衣緋禪俗云

利官上以為厭蟲豸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

上怒甚謂曰卿惜辛宣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穎將綽

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宣至朝堂解衣當斬

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

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

亞錢有二人存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二悉令斬之
維諫曰此人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
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據
六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噉
豎奉者執則直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
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
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
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
史時河東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
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
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
喪事一子方元襲

杜整字阜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潁川太守父開滑州
刺史整少有風範九歲丁父憂哀毀嘗立事毋以孝聞及
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龍衣爵武鄉侯周
文引為親信累遷儀同三司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
儀同進爵平原縣公為勳曹中大夫隋文帝為丞相進
位開府及帝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壽郡公拜左武衛將
軍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北伐以整為行軍總管
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密進兩陳策上善之以為

行軍初管鎮襄陽卒上傷之謚曰襄
肅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論曰大厦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
殊用大小異宜格柁棟梁莫可棄也非不故李諤鮑宏高構
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
故事留於堂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物成務皆廊廟之
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大理囹圄無寬柳或之處
憲臺安效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得以矣邠之司直柳或
近之矣杜整以宜績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列傳第六十五

北史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張定和

張齋

麥鐵杖沈光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黃純

魚俱羅

王辯

陳稜

趙才

裴定和字曼謚言光高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為備
 官隋開皇元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
 衣服定和求其妻之妾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
 匹遂棄其妻後數年當方加上一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
 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首塞創而戰
 精氣自若虜遂敗走之聞而壯之遣使齎藥馳詣定和所
 勞贈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
 百兩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太守趙有惠政遷左屯
 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頭數騎
 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既與賊
 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
 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等擊賊悉斬之帝為之流涕贈
 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子世
 立嗣尋拜光祿大夫

張無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本名犯廟諱之代祖沈石
 季龍未自廣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拙晉佐
 著作郎坐外祖楊佺期除名徙于南譙因寫三之編好讀
 其書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充歸同時鄉

八郭子真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奔趙
其謀言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及隋文帝作
相授丞相府大郡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救為
從四為智謀正陳之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
之安縣子一為錄事丞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
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三卿可為
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綠沈甲獸文具
裴綺羅二匹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
章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刺史俱有能名開
皇十八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諒軍多物故

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於潭州摺臂痛曰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
盜為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脩生
業陳大建中結聚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頔得之以獻沒
為官三配執紼織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
而入行火劫盜日還及牙時仍又執織如此者十餘度物
三歲之州以狀奏朝上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
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
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敕而往明日反
奏言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

陳二後供居清流縣遇江東及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
浮渡江聞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禽逆帥
李壽縛送高祖誓行至慶亭衛者甜食哀其餒解手以給
其食鐵杖車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制其真懷之以
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
杖步追之每夜到宿素見而悟特奏授漢中三司以不
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
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
位漢王諒及從楊素數年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除萊州刺
史無後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

忽相怪威赦然無以應時心以為敏捷尋除左屯衛大將
軍帝待之愈密出鐵杖自以符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
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願謂醫者吳景略曰大夫性命自
有所在豈能艾炷火類瓜蒂散鼻療齒公遂死兒女
手中卒將度遼呼其二子曰何如當備後也黃衫吾荷國
恩今是死日我得殺殺尔當言實唯誠與否尔其勉之及
蘇橋未渡去東崖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赴上岸與賊戰死
武王亦將鐵士旌王五金又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之
流涕賜諡其民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諡曰武烈子二十四

卷之二十一

三

後光祿大夫孟之第二子也俱拜一其議大夫贈贈鉅
萬賜車馬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命三邊道敗將宇文述
等百餘人皆為執縛三公以下送至郊外立庭賜左光祿
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顯金又贈右光祿
大夫子善訖襲官二子字智後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
將子貞錫殊厚拜武官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
武牙郎將錢傑素交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所著
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
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顯福官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
陳博之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

之士哀焉光字摠持吳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為吏部侍郎
陳滅徙家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
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
藻嘗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並以傭書為事光獨
躡蹻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
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燔竿高十餘
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
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
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笑異時
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

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霸上百
餘騎光酹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高懸不
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
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
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
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右
親顧漸密未幾以為折衝郎將嘗遇傷重帝每推食解衣
賜之同輩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
潛構義勇將為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宦奴名為給使宇文
化及以化驍勇方任之使總管於禁內時麥孟才鋸傑
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况首
事讎受其驅率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
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
數百人竝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鷂之
逐鳥雀孟才為將軍領江淮眾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
起龍衣化及先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人懼曰此麥鐵杖子
也及沈光者竝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
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
內誼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龍衣化及營空無所獲逢舍人
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元大呼潰圍給使齊

北史列傳卷之六十一
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遣騎翼而射之光身
無介冑遇害時年二十八麾下百人自鬪死一無降者壯
士聞之莫不為之隕涕

權武字武弄大木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龍慶任周為
開府時武元皇帝之為周將也與齊師戰於并州龍慶時
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
脫冑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
子起家拜開府龍慶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
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頻以軍
功增邑周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隋文

帝為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
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遷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
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
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
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
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獄囚武常
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
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
書言父為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因是除名仁壽
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

拜右武衛將軍坐事免後為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
于家子弘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鄠
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為記室後為
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以驃騎
將軍與蜀王暉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懼其患上以仁恭
素質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
軍歷呂弼二州刺史尋改為汲郡太守有比堅名上徵入朝
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以馬號哭於道
數日不得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為將軍及班師仁恭為

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仁復以軍謀誅法餘道帝
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
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仁恭為前軍前後賞賚
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其軍甲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
賜以珍物進光祿大夫會楊素心反其兄子武貴帥將仲
伯預焉由是坐免尋而突厥為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
太守其年始畢可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
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斬二將後突厥復
入定襄仁恭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絕仁恭頗改
舊節愛納貨賄又不敢輒開金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

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其重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

武略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隋文帝受

禪拜襄州總管封穀城郡公遷青州總管頗有政名徙朔

州總管甚為北狄所憚後帝吞陳志轉為徐州總管令

脩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紇豆陵洪景

也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置唐為太子引為右虞

候率及帝即位恐漢王諒為難拜以晉絳二州刺史未出

關諒已舉兵紹緒從楊素擊破之在江左武候將軍六集初

轉光祿卿負若弼遇讓引緒為證明其無罪由是免官

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外罷

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

遷東之公儀請為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

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

緒討之緒駁之破元進解潤州圍賊將吳慶請降元進及其偽

僭身朱煥念生以身免於陣斬其偽僕吳崇及其將置陸

頭等五千餘人進解會稽圍元進復聚是安帝命進討之

緒以士卒不戰解請息甲待來者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

緒怯懦請誅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極言不得志

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昔純字德信子隴西成紀人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同柱

國純少有志方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從

武帝平齊時儀同進爵大興縣侯隋文帝受禪進爵漢曲

弼公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遷拜左衛將軍

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

公再遷左驍衛將軍齊王暕之得罪純坐與交通帝譴之

純曰比數詣胥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官置元德太

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一見勿忘吾言臣誠

敢忘先帝語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

於是捨之數日出為汝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

守會豈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保賊薄山帝命純破

之斬萬餘級築為京觀又破賊魏麒麟於單父及帝重征

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伍

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雖剋

捷而所在蜂起有憐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鎖詣東都有

司見帝怒甚帝旨致純死罪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

數百步為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玄博

高着善心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

開元封高唐縣公拜豐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
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
數騎至擊賊曰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
總管突厥入境輒禽斬之自是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
煬帝在洛陽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
重騎將軍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
溫酒不滴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
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
盡計贊一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
刺史遷相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信都等舊

要不得來又從郡多雜物以言唐帝不受因遺權貴御
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
幾越嶺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盛蜀郡都尉段鐘
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高麗為碣石道軍將及
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
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受管崇等賊無不捷
然賊勢浸盛致而復乘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
京洛又見天下漸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
踊貴俱羅遣家僮將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者以諸
子朝之微知之恐有異之素驍不得其罪帝後令大理司

言事敗且就鐵將詣東營曰羅祖表其人自有重瞳陰為
帝之所忌故真布言善三六誅伐收斬東都市家之羅漢
三難空營以馮頊請城人之頑訓以行尚致富魏世出粟
助給軍糧為得清河太守并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
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師都督仁壽中東遷重騎將軍後從
楊素討吐漢王諒賜爵武縣男累以軍功加至通議大
夫尋遷武貴郎將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
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憂於是發從行
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勅海賊帥高士達自號
東海公衆以萬數令辯擊之屢破其銳帝在二都宮聞而
召之乃見禮賜甚厚後命往信都經賊中士達復戰破之優
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稱時季康實建德魏刀兒等
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
皆捷及程讓寇徐豫州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之據洛口
合辯與三出六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乘勝將
入城密先不知恐將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為密從以乘官
言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為滿
人引弓擊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時有河南鄭斯萬
三號勇吳毅胡辯三名從衛三討楊玄感島善與數騎進
乃之玄感營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貴郎將突厥始畢之

圖為明萬善善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空感莫敢逼城十許
日言退萬善心也後賴討屠萬善三將軍又有將軍
原忠實為老慈俱為將帥數從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
失故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頌以漁釣自給父頌少時
勇事晉大寶為張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頌廢
于家高智慧江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頌舊將
共推為主頌以拒之稜謂頌曰眾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己
不知偽從別為後計頌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
為內應徹上甘不事拜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錄

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與朝
請六六張頌周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
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營易獲率眾登岸請鎮周
為先鋒其王歡斯渴刺楚遣兵拒戰鎮周頌破之稜進至
低沒擅洞其小王歡斯老模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
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
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刺楚獲其二島
捷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加稜右光祿大夫鎮周金鼓
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

卷之六十六
三

晉東後為東萊公... 揚威反後擊于五... 陽斬五感所署
刺天... 勢本... 誣於江南... 營戰艦... 彭城賊帥... 孟讓據
梁都言... 阻淮為固... 積滯於下流而濟... 三江都... 襲破... 以功
進位光祿大夫... 賜爵... 信安侯... 後帝... 江都... 官俄而... 李子通
據海... 凌左... 中... 掠... 淮北... 杜伏威... 屯六人... 帝遣... 後擊... 之... 往見
刻... 魏... 起拜右禦衛將軍... 復... 變... 清... 江... 擊... 宣城... 賊... 俄而... 帝以... 執
崩... 字... 文化... 及... 引軍... 北上... 召... 校守江都... 後集... 衆... 縞... 素... 為... 煬帝
發... 喪... 備... 儀... 衛... 改... 葬... 於... 吳... 公... 臺... 下... 衰... 杖... 送... 喪... 會... 感... 行... 路... 論... 者
梁... 美... 之後... 後... 為... 李... 子... 通... 所... 陷... 查... 杜... 伏... 威... 伏... 威... 已... 而... 言... 之...
... 之... 差... 才... 張... 掖... 酒... 泉... 人... 也... 祖... 魏... 魏... 銀... 有... 元... 祿... 大... 夫... 梁... 浪

六守... 公... 壽... 周... 順... 娶... 守... 才... 少... 驍... 武... 通... 弓... 馬... 性... 驍... 悍... 無... 威... 儀... 任... 周
為... 興... 正... 上... 士... 隋... 文... 帝... 受... 禪... 以... 軍... 功... 至... 上... 儀... 同... 後... 配... 事... 晉... 王
為... 右... 虞... 侯... 率... 煬... 帝... 即... 位... 轉... 左... 備... 身... 驍... 騎... 右... 驍... 衛... 將軍... 帝... 以
才... 潘... 邱... 舊... 臣... 漸... 見... 親... 待... 才... 亦... 恪... 勤... 匪... 懈... 所... 在... 有... 聲... 轉... 右... 侯
衛... 將軍... 從... 征... 吐... 谷... 渾... 以... 為... 行... 軍... 檢... 管... 率... 衛... 尉... 劉... 權... 六... 部
侍... 郎... 明... 雅... 等... 出... 合... 河... 道... 破... 賊... 以... 功... 進... 金... 紫... 光... 祿... 大... 夫... 召... 令... 還
京... 之... 役... 冊... 出... 碣... 石... 道... 再... 遷... 右... 侯... 衛... 大... 將... 軍... 時... 帝... 每... 事... 必... 咨...
才... 臣... 為... 千... 侯... 肅... 道... 義... 非... 無... 所... 迴... 避... 在... 塗... 遇... 公... 御... 妻... 之... 有... 違
禁... 者... 輒... 魏... 言... 大... 罵... 多... 所... 援... 及... 時... 人... 雖... 忠... 其... 不... 遂... 然... 才... 守... 正
無... 如... 之... 何... 十... 一... 年... 帝... 將... 奉... 江... 都... 才... 見... 四... 海... 土... 崩... 諫... 請... 還... 京

師安光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還
逾晚時江都糧盡方吏侍郎虞世基祕言監奏立等多勸
帝幸丹楊才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度江便帝無言才與
世基相忿而出守文化及殺逆之際才時在死化及還
時果帝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才默然不對
世及公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書等不
得志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十八人楊士實等
酒化及許之才執孟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更
為諸人默然不對行止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為竇建德所
破才復見窮心彌不平數日而卒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

如蘭蘭著俱為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游強御示咸以稱職知名
論曰虎嘯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元和張
肅交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
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汗泥申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
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孟子云錢鏐沈光等咸懷恩在曰弱
難一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權武素無行檢不約
刑富致取黜辰亦宜哉仁恭武毅見知文以取遠初才
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恡而亡鮮克有終斯言乃馬
吐萬緒董純以崔蒲不前有濠嬰罪戮大業之末盜司蓋子
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各曹王辯殞身勅敵志在勤王陳後

卷之六十一
十一

編三少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矣趙子雖久而無
儀志在為官且其進退之諒可謂不苟同矣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七

北史七十九

宇文述

雲定觀
司馬德

魏行樞
裴愛通

魏子北乃

王世充

段遼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高祖深相敬曾祖長壽祖
孤仕魏竝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太宗伯述
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當
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周
大象寧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怒萬
機召為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改封濮

北史列傳第六十七

陽郡公尉遲迥作亂述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破迥
將李雋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遲於永平橋以功超拜
上柱國進爵驍國公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以
行軍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虎若弼兩軍趣丹陽述據
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禽而蕭瑨等崩嚴猛自地述領
行軍總管元契張默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
海至亦受述節度於具吳會吳立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
從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厲鎮揚州甚喜於述遂為壽州總
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
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內官咸所鍾愛四海

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
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於師與約共圖廢立
晉王大悅多賞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
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與多稍以
誘述述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敬焉曰何為者
述曰為士中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
述情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士立別後賞賜不可勝
計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
述素言遂進述品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
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

三冬正朔會輒給數以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鞞殺
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撫
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道述追至曼
頭或攻拔之業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當定之立尼川
述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渾王南走雪山
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
為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述進擊走之還至江都言救述
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
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乃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
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備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威取則

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
掖由是帝彌悅焉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
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自瞋之瑾惶懼而走文
武百寮莫敢違忤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
賈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餽
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家僅千餘人皆控良馬
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曰禮七
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
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燒今即其故事述
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

帝意會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丁仲文俱奉密旨令
 誘執文德既而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
 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與每鬪使比述
 一日中七戰皆捷既恃驍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陸水
 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
 徒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
 平壤險固空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
 是大潰不可禁止元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
 一日五十里初度遼元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

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明年帝又事遼遼使來言高麗

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
 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
 西道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護
 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閩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
 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
 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竝固諫帝乃
 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
 從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帝從之尋
 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
 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能降臨

帝遣司宮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
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
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
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唯憶陛下耳帝泫然
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止及薨帝為廢朝
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輜輶車前後部鼓
吹謚曰恭詔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雲
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為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
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賂於述自是數共
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

炫耀時人定興為制衣馬鞵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

世輕薄者率倣學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
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被頭巾令深袖耳人又學
之名為許公袖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
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
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為之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
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
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
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加馬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
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鳩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

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為佳述奏立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又有趙行樞者本大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受其賂遺稱為驍勇起家為折衝郎將化及述長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為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內累遷至太子僕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變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翫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大僕少卿其侍舊因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

述之而後入城解衣辭髮訖以主救之乃釋并智人並述

為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為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父客羈赦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貴郎將尉元武達陰固知情因謀構述共所善武貴郎將元禮自闕裴虔通互相銷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楊人人並謀述云我欲言之必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敷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

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
西安得無此意乎通等曰正恐日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
曰驍果若交可與俱去度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
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善符龔三郎二六
自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殿曹正張愷等日夜
博約為列頸交言無迴避於坐中輒論叛計然然三
李當在禁今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
交智及勳侍楊士諱見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
及素狂勃也 言即其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
叛劫十一條 馬當掠居人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

實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
世良請以化及為主約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駑怯初聞之
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
衆人恐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
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
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
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
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遽相告謀及迫急德戡等知計行遂
以十日摠召故人諭以所為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
義至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

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虞通偽
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為然孟
景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繼在布兵提
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虞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虞通因
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
禮遂引兵入宿衛者皆走虞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
陛下安在右美人出房指云在兩閣從往執帝帝謂虞通
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虞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
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即為汝歸虞通自勒兵守之至
旦子曹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

之低頭據案答曰罪過時士及在生第弗之知也智

及還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劫詣智及久之乃

具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詔引入朝堂詔為丞相令將帝

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帝於宮中

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王外城無少長皆害之

唯西去孝王子浩立以為帝十餘日奪都人舟楫從水

路四出立顯福宮宿公孫孟才折衝即將沈光等謀擊化

及及三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一如煬帝故事

每帳四面而望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

啓狀其云義方祖世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陸不通

復奪人甲牛得二千兩並載官人珍寶其戈甲兵器悉令
軍士負之遺還度極三言始怨德歎失約竊謂三桓曰君
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唐暗事將以敗若何行
桓曰廢之何難因共李季李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
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等為王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
收德戡及支黨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
文都推越王侗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今擊化及密壁清淇
與徐世勳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
密所禽送於侗所鐵烹之化及糧盡度水濟渠與密決戰
於董山遂入汲郡求軍糧之遣使拷掠東郡人其責尤甚

王軌怨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
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
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南有段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與其
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為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只
第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
知由汝為計彊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自弑王之名天下所
不納滅族豈非由汝乎抱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
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歸罪而不殺我以降建德兄
弟數相圖隨言無異切醜而復飲以此為恒自知必敗乃
歎曰人生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鳩殺浩僧皇帝

位於縣國號許建二為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
 反為所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內諸賊遣士及徇濟
 北取不餉魏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建德圍之十餘
 日不憚而退營建德悉眾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
 名寶物詐來投所化及信之明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
 城化及果勇其數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揚士覽許弘
 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弒逆
 罪二十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城公主梟之虜
 庭上及自濟北西歸長安程及幼頑凶好與人羣聚鬪鷄
 斗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僕勿郎公承基承趾無所不為

其妻長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為隱而大忿之繼其之德必
 加獲重弟士及侍尚主又輕念之唯化及事事營護父再
 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番私為
 交易重設當誅述猶誑智及罪惡而為化及請命帝因兩
 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光勅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
 將作少監其江都弒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為丞相以
 為若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借號封齊王嘗建德獲而
 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賊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為都督德賊幼孤以屠
 豕自給有桑門釋聚通德賊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

關聖中為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
營左右進止便僻後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
司六業三年為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
貢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號果萬人營
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反語在化及事中既獲煬
帝與黨蓋曹等推化及為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為溫國公
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嘗諸
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
也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為之言行至徐
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奉孝本正

宇文導師等謀龍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為外助遷延
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
及陽為遊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彘謂因命執
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
公始事成願得同守官貴公又何為反也德戡曰本殺昏
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福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
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

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為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
尉帝即位權舊左右授宣惠尉因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
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官門騎至以象殺殺將軍獨孤

盛欒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為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
兵之北也今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授徐州摠管
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弒逆之罪除名徙於嶺
表而死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頰禪徙居新豐頰
禪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
為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米愛而養焉因姓王氏官
至懷汴二州長史世充捲髮伴戲于沈猜多詭詐頰窺書傳
尤好兵法曉範策推步盈虛然世充嘗為人言也開皇中為
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

律而儻弄文墨高下在心或去句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
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屈稱為明辯煬帝世累遷
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
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官監乃彫飾池臺
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
世充內懷微倖卑身禮士陰結豪傑多收衆心江淮間人
素輕薄又屬賊盜羣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枉
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
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兵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
魚俱羅討之不能剋世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頰破之每有

冠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日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
人爭為用功最著多十年齊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
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小弱保
都梁山為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
乘勝盡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
不盡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
破之然性多矯偽詐為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年突
厥圍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始面悲
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為愛已益信任之十
二年遷為江都通守時厭次人俗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

在豆子中世充破斬之威振天下盧明月知之於
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
好內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
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諸女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
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世充別用
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充或不中意又以賚之後令
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若役於淮泗中沈血溺殺
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為秘之又遠簡閱以供進
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
光祿大夫非衣仁其基以武定降世充帝惡之發兵討焉

特發中詔遣世充為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
有勝負世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空密與戰世充敗績
赴水溺死其口實餘人時天寒六兩雪兵既度水衣皆霑濕
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
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部收合三散屯於三嘉城
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
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為主侗以世充為吏
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用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為太
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舞象
皆悅世充獨留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二觀

其勢必為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與密戰殺其父子
弟前後已多一日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
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
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充夜
勒兵圍宮城無軍費曜田世閻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
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
門尚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陛
下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其敢反誅反者且文都聞變
入奉伺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棄城以拒難兵敗侗
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

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此不敢背國
 伺與之盟世元尋遣韋節等諷伺命拜為尚書左僕射
 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暉為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
 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世元欲棄其
 敵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
 於洛水之上遣巫官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
 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元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
 惑之衆皆請戰世元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營
 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出充
 之心不設營壘出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代溪谷中令

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而薄密密出兵應
 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
 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密軍大驚
 而潰降其將世元軍覓陳智略進下偃師初世元兄偉及子
 之應隨化及世元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
 發密長史景世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
 無慰之各令世元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真鄭虔象等舉
 急於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世元收其衆而還東盡于
 海南至于江世元心來歸附世元又令韋節諷伺拜己為太尉
 置書省官屬以世元回言省為其府尋自稱鄭世元遣其將高略帥

詭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
稱相國受九三勿備法物是後不朝伺矣有道士桓法嗣者
自言解圖讖世充眠之法嗣乃上孔子閨房記畫作大夫
詩一千以驅世法嗣云楊隋姓也千一者王字也王居楊
後明相國代有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
之法嗣釋曰一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
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
之即以法嗣
自言符命而
爵既而復
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頗出兵戰轉不利諸城相繼降致
世充窘迫遣使請救於靈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武牢大
宗破之禽建德以詣城下世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
之者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讎家所殺

隋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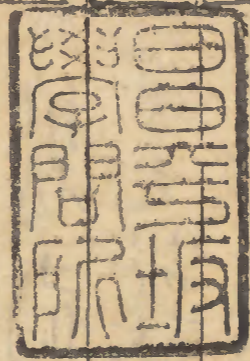
段達武威如藏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
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驍使弓馬隋文帝為丞
相以為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祚為左直衛總
軍騎將軍督晉王府軍事以擊高祖意功授上儀同又破
汪文進等加開府仁壽初為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
邸之舊拜左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

帝征遼東以原郝孝德
 擊之數旬金無等所挫
 善會謀更與賊戰方致
 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
 聚眾自號歷山飛寇
 時盜賊既多達不能
 為怯懦十二年帝幸
 守東都李密縱兵侵
 將霍世舉御之以功遷
 進據北土來春
 河張金稱等並定為盜帝令達
 賊輕之號為賊後月師令揚
 知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
 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
 與趙達率涿郡通守鄭絢擊敗之
 機決勝唯持重自守時人皆謂之
 都官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等留
 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
 左驍衛大將軍王世充之敗也密
 達與判戶部尚書李津拒之達見

賊不陣而走軍大潰津没于密及帝崩于江都達與文都
 等推越王侗為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
 都等之誅誅王世充達預焉既而陰告世充達為之內應
 及事發迫越王送文都於世充世充甚德於達既破李密
 諷越王禪讓世充僭號以達為司徒及東都平坐斬妻子
 籍没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
 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
 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為亦立明之
 深恥化及以此下才負恩累葉時逢崩拆不能竭命乃因

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為亂塔拔本塞源裂冠毀
冕釁深指鹿事切食蹠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矣世充
斗筲小器遭逢時幸與蒙獎擢禮越舊臣而躬為戎首親
行鳩毒竟而虵豕醜類繼踵誅夷梟鏡兇魁相尋薶戮垂
炯戒於來葉快忠義於當年為人臣者可無殷鑒哉



列傳第六十七

北史七十九

